

北京文学
创作丛书
BEIJING
WENXUE
CHUANGZUO
CONGSHU



邓友梅短篇小说选

北京出版社

I 247.7

441

3

邓友梅

短篇小说选



北 京 出 版 社

A 806789

封面设计：任建辉

·北京文学创作丛书·

邓友梅短篇小说选

出版：北京出版社

（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印刷二厂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10.35印张 193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

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,500

书号：10071·314

定价：0.81元

邓友梅



一九三一年出生，只上过四年小学。少年时代在军队文工团工作。从编写演唱材料入手学习写作。十九岁担任见习记者，开始写作散文。一九五二年发表第一篇小说。一九五三年入文学讲习所学习。一九五七年前写有《在悬崖上》、《沂州道上》等短篇，随即中断文学活动。二十年后重新执笔，陆续发表有《我们的军长》、《话说陶然亭》、《追赶队伍的女兵》、《双猫图》等中、短篇小说。《我们的军长》、《话说陶然亭》分别获一九七八、一九七九年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在悬崖上》获一九五六年《鸭绿江》举办的“优秀小说奖”。

自序

我从一九五一年发表第一篇小说，今年是一九八〇年，历时三十年才编成第一个集子，虽不是全集，可也差不多。三十年，差不多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，一生中最有活力的半生，归里包堆就干了这么点事。实在愧疚，简直想掉泪。但我不想检讨，因为凡是允许我动笔的时期，我是勤勉的；凡是允许我学习的时期，我还是真用功的。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无条件地到火热斗争中去，我自觉地放弃较安逸的生活环境，全家搬进工棚去作最基层的工作人员。

集子中的一半作品，写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；另一半作品，写于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的两三年内。公平点说，这里收的只是我四年多时间内的劳作。从一九五七年春到一九七八年夏的二十一年里，我只写了一篇短东西，就是《草鞋坪》，无甚精彩处，因为它曾落过“阶级调和论”的恶名，并给编辑同志带来了烦恼，收在这里作个纪念。

我是一九五一年开始发表小说的。这里收了一篇那时的作品《成长》，是为了纪念最初鼓励我写小说、并亲自在

刊物上发表它的赵树理同志。

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因为不同意树理同志支持的某篇作品，写了篇简单粗暴但观点尚有可取之处的小文，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。树理同志看过后，竟然向我这个年龄上、工作经历上都小着一辈儿的毛头小伙表示接受批评。这使我惶恐之余对树理同志格外敬爱起来。他看过我写的不成形的小说习作，鼓励我再写下去。为了配合“八一”建军节，树理同志给我出了个题目：“写一篇小八路生活的小说”，于是，我就写了这篇《成长》。当时，树理同志在北京工作，住在北京市文联机关内。我也住在机关。见面的时间很多。他爱喝酒。还从和平门小市儿上买了把日本三弦。工作之余，常常一边嚼花生米下酒，一边弹他的“三味弦”，弹出带日本味的山西小调儿。看见我们几个青年从窗外走过，往往拉进去喝一两杯，我们便在这酒气弦声之中接受了他的文学启蒙教育。他不讲理论（可能不爱讲，也可能不会讲），但是谈他自己的写作体会，文学观点却非常精辟。有时也有点偏激。他是自觉把文学用来为政治服务的。他十分强调艺术性。在艺术上他要求有群众观点，有喜闻乐见的为广大农民所接受的大众化的民族形式。要求“识字的会念，不识字的爱听”。他常常推荐一些他认为好的作品让我读。他有书架，但是更喜欢把书堆放在沙发上。那找书的方法也很别致，他不是一本一本翻，而是蹲下身来，一本一本往身后的另一个沙发上扔去，直到发现他要找的那一本书为止。至今一合眼，那飞舞的景象我还

历历可见。他对青年人一向平起平坐、谦虚爽直，决不摆大作家、或是老长辈的架子。我比他的女儿广建大不了两岁，他让广建叫我叔叔，广建不认可，我也很不安。可树理同志却用对同辈人的态度对我说：“革命队伍，辈分是乱的，她爱叫你个甚由她叫，我们还是同志，同志没大没小。”现在树理同志不在了。他的这些话却始终记在我的心里。

这集子要写序，最理想的应当是请我的老师张天翼同志来写。

一九五二年我进文学讲习所学习，组织上安排天翼同志作我的辅导老师。三十年来他一直没放下这个担子。我这一生如果在“作文”上和“作人”上终于有点长进，是和他的教育分不开的。他培养我“作文”，是从培养“作人”开始的。他说：“一个会计，一个技术员，只要工作积极、守法负责，就可以把会计或技术工作作好，至于他看《红楼梦》时喜欢黛玉还是喜欢袭人，关系不大。作家则不然，感情的爱憎好恶，总要在作品中反映出来。要引导读者向上，要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、道德水平，作家自己先要有个高尚的灵魂。”他问我：“你作过这种工作没有：检查一下在没有人的时候，都想了些什么，所想的、所爱的，符合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党性标准？要无情地解剖自己，只有解剖得深，写出的作品感人力量才强。一个作家的思想改造，不能满足在认识的转变上，要作到感情上的转变！”天翼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，平日很少当面说我有什么长处。可是一九五七年我被视作“狗屎堆”了，他却和沈承宽同志写信来鼓励我不要气

馁，要实事求是检查错误又要信心十足地继续前进。并且责问我：为什么这段时间再不到他家去了？他希望我永远是他家的座上客。此后我离开北京见面的机会少了，每逢有熟人从我呆的地方来，他都仔细打听我的情况。一九六六年冬天，我冒险去文联大楼探听消息，一进院子就见他和严文井同志剃了光头，被人监督着在搬运桌椅。我凑过去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，他看见是我，深情地注视了一刻，嘴角向上弯了弯，赶紧和文井同志抬着大桌子去装汽车了。此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他。直到七十年代中期，我才在北京又见到他（他才从湖北医院出来，只身在北京养病），一见面他破例说起我的好话来：“我听说你一些情况，很好，没有自杀，也没有堕落，这就好。我们的大部分朋友都挺过来了，都表现得不错。文章写不写是第二位的事，人品总要正直高尚！”过了一年我又去看他，他躺在医院乱糟糟的病房里，已经失去语言的能力，只能用眼神表示看见我很高兴。那时的医院，似乎除了给点维生素片外什么也不发。为了恢复他的运动机能，沈承宽同志自己去学按摩，为了夜晚有人递他一杯水喝，他女儿白天做完工，夜里要来值班。这是用着学生的时候了，可我连一丝力量也贡献不出来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位用笔耕耘了一生的老人卧床不起，心都快碎了。

今天编成这个集子，本应向树理同志报个信，但已无处投递；本应请天翼老师写篇序文，他也力不从心了。我只能借写序的机会表示一下自己的怀念和感谢。并争取在

有生之年，多作点事情，分担一点前辈们被迫中断的工作。

我是个只读过四年书的苦孩子，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，我不会和文学结缘。解放初期，党为了培养有文学志趣的工农青年，责成丁玲、吴伯箫等同志开办了文学讲习所，我在那里接受了必不可少的基本训练。尽管天资愚钝，那两年的文学教育对我终生从事文学工作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。今年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开学了，我把这个小册子献给它。作为向母校的汇报。

最后，要感谢我们的党。没有党，这本小册子永远不会问世。

一九八〇年六月于邯郸

224-112

目 录

自 序.....	(1)
我们的军长.....	(1)
齐氏父女.....	(35)
话说陶然亭.....	(59)
上任头一件事.....	(74)
拂晓就要进攻.....	(93)
座标1221.....	(117)
万浪桥.....	(137)
蛤 蜊.....	(150)
双猫图.....	(162)
喜多村 秀美.....	(179)
在悬崖上.....	(197)
草鞋坪.....	(237)
沂州道上.....	(254)
海军大校.....	(264)

“抹灰大王”认师傅.....	(271)
小英子.....	(282)
成 长.....	(294)

我们的军长

光荣北伐武昌城下，
血染着我们的姓名。
孤军奋斗罗霄山上，
继承了先烈的殊勋。

.....

.....

初春，黎明。随着晨风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新四军军歌的旋律。

这时候，有一位头上初生白发的男人，正从中南海红墙外走过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，他接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命令。第一天上班，他决定步行，以便把载负着他满心崇敬感激、希望和幸福的目光，送入那亿万人民倾心向往的红墙深处。

军歌的旋律使他停住脚步。他靠在满披新绿的树下，倾听着，倾听着，让那战斗的旋律把他带到数十年前，沂

河边上的一個小城中。

—

宣传队在小城的小教堂里演戏。这小教堂只有一个门，人坐满后出入很不方便。有些战士就拿舞台当通道，上去乱跑。十四岁的小赵接受任务在台上撵他们。她感到这工作很有权威，就挺直腰板，满脸正经。

倏的跳上一个人来。小赵横身一拦，厉声问：“哪儿去？”

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，背着皮转带、驳壳枪。他指指台下说：“我们有事要回去……”

小赵往下边一看，后边还跟着两个人。就说：“不行，一个都不让过，别说三个了。”

“同志，”小战士着急地指着下边一位年纪大的人说，“那是301，他还想顺便到后台，看看你们杜队长和马伙老张。”

“谁也不行！”小赵没听清小战士说的代号。就是听清了也不知道这个数字代表谁，因为她参军才半个月。“这是我们的制度！上后台也要从外边绕。”

小战士还想争辩。台下那个年纪大的人说话了。一口的四川乡音：“小杨，下来吧。既然人家有制度，我们就不要破坏。”

小战士瞪了小赵一眼，转身跳下了舞台。年纪大的人从上衣兜里掏出小本，写了几个字，撕下来迭成一条。又

从另一个战士手里拿过一个草绿色绸布小口袋，举起来说：“小同志，劳驾你把这个交给杜队长。”在小赵弯下身去接东西的当儿，他拍了拍她的头说：“小鬼，你执行命令很认真，这很好咧！刚才是我们不了解情况，无意犯了错误。我们改正它！”说完他就带头挤进穿军装的人群中。

开幕之后，小赵到后台烧开水的炉灶旁找到队长杜宁。杜宁看完字条，打开小口袋，掏出来两个皮盒子。

张德标挑来一担水往锅里倒。杜宁招呼他说：“喂，你看，老总给咱们送来了战利品！”

张德标凑过来一看，眉开眼笑，“好漂亮的围棋！不用说是缴获日本太君的！老总人呢？”

杜宁指指小赵：“她给顶回去了。”

张德标问怎么回事，小赵把原委说了一遍，问他：“怎么，我做错事了吗？”

张德标说：“没错。可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我没听清。象是山什么。”

“301？”

“是这个音。”

“瞧你这个兵当的！”张德标拍了下大腿说，“301是老总的代号你都不知道？”

“哪个老总？”

“陈毅老总！我们的军长！”

小赵吐了下舌头，愣了半天。又摇摇头说：“不对，我拦住他，他不光没发脾气，还向我作了检讨呢！”

“那就更没错了！”

杜宁笑着对张德标说：“陈总今天没来，对你有点小小的好处，逃掉一顿骂。”

张德标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组织部调你去当排长你不干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信上说要找时间跟你谈谈。”

张德标忙问：“连我讲怪话的事他也知道了？”

“信上没有说。”

张德标把扁担横在水桶上，无精打采地坐了下去。从腰里拔出烟袋，使劲地在烟荷包里拧来拧去。

二

过了个把月情况紧张起来了。李先念师长在中原突围成功；济南一小撮逃亡地主围攻军调执行小组中的我方代表；蒋介石的军队在解放区边沿不断挑衅……。

有一天各单位接到通知，去飞机场给军调执行小组的美蒋代表送行。

半个机场站满了打着大旗、小旗、三角旗的人。全是军队和民兵。大小旗子上写着：

“武装保卫解放区！”

“反对内战阴谋！”

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！”

开来了两辆美国吉普和一辆草绿色日本轿车。吉普上下来的是大高个美国代表和矮黑胖国民党军代表。轿车里

下来一男一女，穿着新四军粗布军装。

机场上吼起了口号声。口号里喊的和旗上写的是一样的话。

张德标用胳膊碰碰小赵：“陈军长今天好威武呀！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和女同志并肩走的，扎着皮带打着绑腿。”

小赵重新把视线投到那人身上，一时仍然认不出是陈军长。只见那人的两条浓眉象剑一样，眉梢扬了上去，中间拧成了一个结。嘴唇紧闭着，显得下唇更突出了。两眼闪着凛然的光芒。

他们似乎并不听那震耳的口号声，闲谈着走近飞机。恰好走到宣传队前边时，美国人停下来指指人群，笑嘻嘻地说了几句话。女同志翻译说：“他说这场面很意外！”

陈毅微笑一下：“不比济南的场面更意外。”

国民党军代表赶上来说：“那可是老百姓自发的行动，政府并不知情哟！”

陈毅说：“这是我下令叫他们来的。所以你可以放心，决不会出现那种不讲礼貌的行为！”

他们又说笑了几句，都没听清。然后美国人和陈毅握手，抢先上了飞机。矮胖的国民党军官也向陈毅伸出了手，冷冷地笑着说：“谢谢您的款待罗。陈毅将军什么时候驾临兄弟的防地，请吩咐一声，我马振武亲自驱车相迎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陈毅握了一下他的手，然后两眼逼视着